

# 老牛和小馬

邱阿塗 / 文 薛聰賢 / 圖

這是一個火傘高張的大熱天，熱得令人人都跑到有水的地方，這時，一頭老牛和一头小馬也受不了這炎熱氣溫的煎熬，走向溪邊，並且在通往溪邊的小徑上相遇了。由於天氣太熱，牠們誰也不肯讓誰，並且為了壓服對方，連牠們顯赫的家世，和牠們祖宗立下下的赫赫功名，也都給搬了出來，用來抬高身價，以表示誰才該先走下溪邊，去享受那沁人心脾的溪水。

先是小馬咄咄逼人地說：“喂，喂！你這條老笨牛，你大概還不知道我顯赫的家世吧！否則你可能會不致於於這麼大膽，竟敢和我搶道，想搶在我的前

面喝水。現在，你可站穩了，好好地聽着，可別嚇倒了！”

可憐的老牛已經跑得氣喘吁吁，為了趕快喝口水和痛痛快快泡個冷水浴，本不肯相讓，卻以為對方真有什麼了不起的家世，會嚇壞了自己，趕緊撐開了四足，站穩了腳步，並且聳了聳耳朵用心聽着。

小馬清了清喉嚨，抬頭高聲說：“我先祖曾是穆天子座騎的八駿：赤驥、盜驪、白義、踰輪、山子、渠黃、華騮、綠耳，都是日行千里的神馬。我高祖是三國時武聖關公坐騎的名駒——赤兔馬。曾祖則是成吉思汗騎下的蒙古種龍駒。父系是世界長距離跑馬賽冠軍的

阿刺伯名駒『艾彌兒』，母系是歐洲賽馬常勝冠軍的匈牙利名種『金息姆』……。至於我自己，雖然不是純種的名駒，可也是全國賽馬冠軍，又曾是海家班馬戲團的臺柱名角。怎麼樣？你有沒有像我這般顯赫的家世？”

“沒，沒，沒有……”老牛的確有點被嚇壞了，對方竟然一口氣搬出這麼多顯赫的



家世；老牛絞盡了腦汁，也想不到牠的祖先曾有誰是穆天子或西王母的座騎，當然也沒做過武聖關公或大汗成吉思汗坐下的名駒。更不會聽過牠的祖先中有那頭老牛曾是世界賽跑冠軍。

“不過……”終於勉強想起了牠的祖先——青牛，曾做過老子的座騎，還有，很多牧童都曾把牠當做馬來騎。但是，怎麼能跟小馬的祖先相比；“唔，對了！”牠還想起牠的祖先是被印第安人追殺的野牛羣；還有，牠的旁系祖先是曾在鬥牛場揚名的大公牛。不過，這多丟臉！牠們不是被印第安人剝下了皮，就是被鬥牛士用劍一隻一隻刺死在鬥牛場。牠的父親也不像小馬的父親，在賽馬場大出鋒頭，只是一頭為人拉車載貨的老牛；母親更是——頭只懂得整天在田裏拉着鐵犁把田的老粗。

“噯！”再想想自己這一輩子也儘是為主顧人拉車、耕田的，那有什麼赫赫功績和人家小馬相比；因此，也就垂頭喪氣地讓開路，讓小馬先過去喝水。

等到小馬得意揚揚地飲了水，輕蔑地“聾——”了一聲，也不說一聲“謝謝”就要離去時，一直在旁邊觀看的一個老農友，看不過老牛被小馬欺侮得完全失去了自尊心，歎了——口氣說：

“噯！老牛呀！老牛！我的忠實的老朋友！你怎麼被人家自誇了幾句就垂頭喪氣地呆在那裏不想動了呢？你要知道賽馬固然給人類很多的樂趣，戰馬在戰場上也曾有重要的功用，可是又怎能比得上你老牛耕田、拉車，這多年來對我們人類的重大貢獻。沒錯，馬確也有馬的用途，但是牛卻也有牛不同的實用價值，這就好比人的手和腳，怎麼能說手才重要，腳就不重要了？”

說得小馬羞慚地收斂了先前那得意的神態，而老牛也才欣然釋去了自卑的觀念，心平氣和地悠然走進冰涼的溪水裏，邊喝水邊享受牠的冷水浴了。

